草木散记

梅关探梅: 那一片青菜白梅花好精神

附属物和衍生品,属相属"老天 故而总有些神秘兮兮, 变幻莫 人间发射的卫星包括气象卫星再 多,天气仍然独自拗着——总有些不 近人情的小性子和坏脾气。廿四番花 信风,纸面上对应物候排列有序,但 与实际差池不小,包括挂头牌的梅花, 亦如妙玉、黛玉一样,情绪起伏无定。

今年元月中旬,上海先报道梅花早 开——从2011年算起,8年来今次梅 花开最早。那厢早开,这厢迟开—— 元旦前后,我两次到郑州紫荆山公园 "梦溪园"探梅,原本连续几年早开的 一双红梅,这一刻花蕾还小,比《梅 花喜神谱》形容花蕾初始的"麦眼"和 "柳眼"大些, 却也不过在"椒眼"与 "蟹眼"之间。你说怪不怪?

不止郑州和上海两地。这不照趟, 不肯按常理出牌的梅花, 孤傲的梅花, 还包括"梅花祖庭"的庾岭梅花。

常常每年才入12月,就有广州萝 岗公园梅开如雪的报道。可是,今年 我连问几次,好友易大经委婉回复我, 今年天暖些, 羞答答的梅花, 好像还 没有开……我几乎天天看网搜梅花消 息. 这天, 网上发一则南雄市梅花节 组委会发布的"关于2018年南粤古驿 道梅花节活动延期公告":

原定于12月23日举办的梅花节 活动,因天气原因延期举办……改为 2018年的12月31日。

有名是"岭南花不应节候,谓十 月间梅与菊齐发也"。然而,今年南岭 则梅花迟开!

元月5日时近"三九",北 方人说的"三九严寒"即将到 来。这天,节候适逢廿四节气之小寒。 隔一日,戊戌腊月初二,7日拂晓,匆 匆在赣州下了火车的我,冒着霏霏细 雨,和我的长兄连忙换乘赣州到大余 县城的班车,路很好,9时多一点就到 大余了。恰好,公共汽车站有发往梅 关景区的班车, 三元一人。而开车的 钟姓师傅, 听说我们千里迢迢赶来看 梅花, 专为梅花! 钟师傅仿佛遇见了 天外来客,正眼与我确认过眼神,眼 看他摇摇头一连声地惋惜——"梅花是 过年才开得哟!"

大余县城乃古南安所在,大街上 和大路两边,看不出办节日的迹象, 一点也没有梅花节的装点, 例如随意 应酬你的"大余欢迎您"等等。

此地地形地貌和地势, 是四处蔓 延, 错峰交织的南方丘陵地区兼重丘 地带, 蜿蜒穿城而过的开阔的国道上, 富有时代色彩的立体绿化带里, 乔木 香樟、灌木三角梅和美人蕉、决明槐, 两省的分界线。越过它要花一整天时 隔着车窗又是阴雨天着实分不清。但 以通航,由此流经广东省城,南入于 是,的确有红梅已经着花,在复杂的 树丛里不显而显——小树红梅宫粉梅 条大河流经江西和南京,途经很多其 彼此烂漫开放,似娴雅女孩子从容的 他城镇,东注于海。许多省份的大量 笑靥。因为赣南和大余地脉贯通南粤, 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 故也冬花多开。"岭南花大抵盛于秋 冬, 至初春已尽。" (屈大均) 若非我 这双多年练就的探梅眼,很容易疏忽 视而不见的。

气候和物候,是大地氤氲的 而东南方向上山,次第看到了正在建 途。这种不断的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 整整齐齐换成了梅树, 那祠堂模样的 建筑前面,有一组仿铜的雕像是古人 群像。车颠簸着继续上山,经过景区 门票是个普通的小发票。三元车票终 点在此。钟师傅说, 按规定每人再加 二元可以直达梅关古道。我们照办了, 公共汽车载着我们弟兄俩猛开一阵停 下,不远就是"古驿道"大牌坊,面 前已经是卵石磴道和石阶路——卵石 多青石,石阶乃麻石石板,细雨使青 石卵石油光发亮,绿叶树碧绿如洗。

> 这样的天气,因为带着换装的行 李,直接翻越梅岭是不现实的。司机 拐回去的时候特别约定我们,说他十 一点一刻至二十分来接我们, 务必要 守时。我们深深记住了这位专心开车 而不顾看梅花的大余好人。

> 越过牌坊门,有个验票的保安 让我们存放了行李, 即忙着去不远处 的果园,在避雨的帐篷里看果园,卖 他那金红色的赣南好脐橙。而这一抬 头之间,蓦然已入梅花坞了——眼前 白梅花树树盛开,满坑满谷的。古驿 道起头,一边是落款于1991年12月1 日的《梅关古驿道景点修建碑记》, 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梅关 和古驿道"石牌。来不及预热,我就 飞蛾扑火似的深入花海里了。

卵石磴道真滑,而路边老梅不次 于苏州香雪海的古梅,或直或斜或扭 曲的树干上, 树身周围若明若暗, 多 是青绿苔藓,寄生着薜荔一类的爬藤。 有废而重修的古寺曰云封寺, 回廊曲 径依着盘陀山道,我打着趔趄登高, 遥望雨雾如絮掩盖着的梅关在前,却 因时间原因不得不终止前进。上上下 下的探梅人陆续多了起来, 凭我的经 验,与其走马观花,不如消停一会儿。 我仔细打量古寺周围的草木,发现一 处屋廊下有现成的凳子可坐, 又能避 雨,便趋前安静坐下来,定定神,对 着梅花画了两纸, 一页着重于一群古 梅交织的树干;一页更别致,是南方 特色鲜明的大棵子青菜, 白菜与芥菜 分不清的,满畦好青菜,其上一株梅

公元 1595 年, 有位不知道 梅花意蕴因而忽略了梅树存在的 洋和尚,翻山越岭经过此地——他就 是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 由今日韶关 北行而赴江西。他记述当时翻越梅岭 和梅关的情况如下:

梅岭山屹立在两河之间, 标志着 与铺地草花缤纷开放。间或有落叶小 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 乔木,是红叶李或美人梅?是桃是杏? 山路。从山的南麓起,南雄江开始可 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 运往相反的方 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 也经由同 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 越岭, 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 他 离开大道和赣粤交通要道,岔开 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

设中的观梅景区——貌似苏州香雪海 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 一样的一个山包,被刈去本土植被后, 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尽的行

> 路不绝, 以致人们可以平安而舒适地 日夜通行。戍卒和川流不息的旅客足 以防御强盗, 而道路从来没有被破坏, 哪怕是山洪冲毁过。山顶有一股甘冽 从这个地点可以饱览相邻两省的壮丽 景色。(《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卷第 九章。中华书局 2010年4月版)

身兼科学家而注重实证的利玛窦, 记录梅岭和古驿道是准确的。这一刻 身临其境的我,觉得自己是名符其实

彼时利玛窦从南向北, 今次我们 由北而南。在那座大寺即云封古寺前, 我静观且打量着梅关主峰之下,大山 开阖分成若干沟谷山涧。这里是长江 和珠江流域分水岭, 又是南亚热带和 中亚热带的天然分界线,风景与南太 行,与豫南大别山和豫西伏牛山景致 明显不同。南太行冬山如睡,松柏之 多苍松翠竹,有绿杉石楠,杂灌青绿。 而眼前梅岭——五岭之一最偏东的, 可见楠木香樟,绿蕉青竹;可闻听山 涧飞泉, 禽鸟悦耳。梅花, 纷披打头 的白梅花系典型的南粤果梅, 开得正 酣, 历代有人工种植, 诚然也有野生 之梅散乱不羁。梅开梅不开?是文人 爱梅,还是奇士好梅?个中道理,不 可与局外人道也。

反清志士、亦僧亦儒的有着 "广东徐霞客"之称的屈大均, 距离利玛窦不远,曾经北上,翻越大 庾岭而南昌、南京, 再西行而中原山

屈大均考证梅岭由来最细, 他记 粤东风俗, 从社会层面叙述古粤当年 梅树遍地。《广东新语》有"糖梅"

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间,在 在有梅…… (唐人) 段公路云:岭南 之梅小于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盐曝 其色可爱, 日丹梅。又有以大梅 十百罂, 广召亲串, 为糖梅宴会。其 有不速者, 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为 贵。谚曰:糖梅甜,新妇甜,糖梅生 子味还甜。糖梅酸,新妇酸,糖梅生

屈大均又曰"菹"——

故人家绝少咸菹。谚曰: 冬不藏菜。 宾客至, 以菹荐之, 谓之不敬。诸果 亦然,率以鲜者不以干。荔支之脯, 红花结番石榴模样的大果子, 而始终 橄榄之豉,羊桃之蜜煎者,人面之 色亦变乌褐直如魅影。大别山伏牛山 糖梅为长。无糖梅,虽多远方珍果, 充溢筐筥,未为成礼也。故召宾之辞, 皆曰梅酌。宾亦以糖梅展转相馈,务 使人人口尝而后已。故曰: 男贽茶麻

> 但是,风俗是随时变化与变迁的。 "笔会"去年5月6日刊出潮州 作家陈思呈谈桔和柑的文章《桔的吉 利, 柑的魔力》, 谈柑橘在今日粤东的 地位。陈文说-

每年春节,到别人家拜年,总要 携带两个柑 (称为"一对大桔")。主 人家要拿出另外两个柑来交换, 宾主 品准备好, 用担子挑着去。所以, 春 节前几天, 村道上常见挑担子的人们 来回穿梭, 担子两头, 就是颤巍巍的 卤鹅、粿、香烛和"大桔"。一个春 节,一个普通潮州家庭需要购买的柑 数量是20斤左右,这是我这个春节亲 手置办家中柑业之后的数据。

无独有偶, 冯沛祖在《春满花城: 广州迎春花市》里也说: 柑桔, 是迎 春花市必备品种, 也是花市里销售最 大的品种。每个区的花市, 务必要有 专门的柑桔档 (盆桔档), 而且在花市 档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广州话 的读音上,'桔'应读作'骨',但广州 人把这字读作'吉',与'桔'同音 ……广州人平时讲意头,过年时更要 讲好意头,而好意头的东西基本上都 包含在这个'柑'字和'桔'字里。"

十一点一刻,我们如约回到下车 的地方,并且带了两位从南雄方面早 上翻山过来的客人,坐上了钟师傅的 回程车。在国道路边的小客站买票换 车,须臾之间,跨越了南雄梅花景区, 十二点整就来到了珠玑巷。"吾广故 家望族, 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 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 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所自, 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 志故乡之思也。" (屈大均) 我们在珠 广中隆冬时,常得鲜蔬十余种, 玑巷盘桓老半天,看见椰树榕树,看 到正开花的含笑桂花,不知名的奇花 异草,看到一株出墙来的常青树开紫 未看到梅花。梅花在这里是缺失的。

还有,当代广东人,或许地近港 澳与开放有关,十分讲风水讲意头, 每年腊月底的春节年宵花会, 兴桃花 和金桔, 却刻意避讳梅花, 曰梅为 "霉"。故而,虽然大余南雄,赣粤两 县,梅花节口号喊了多年,不仅本次 我在现场见不到梅花节的痕迹和气氛. 搜捡互联网, 有关庾岭梅花节的情况, 从 1991 年以来, 起起伏伏, 兴办少而

2019年1月23日于甘草居







夜色悠悠 (国画) 傅以新

洪主任五十多岁, 很瘦, 瘦得像 柴禾棒子, 腮下无肉, 两边都凹下去 笑眯眯的洪老头 一个大坑,下巴透尖。他眉毛有些淡, 眼睛却大,目光柔和。与我们的班主 任李仲连老师一天到晚虎着脸不一样, 洪主任一天到晚满脸荡漾着笑意, 连

亲切。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叫他洪老头。 洪主任是教务处的主任, 具体教 哪个学科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缺历 的自习课很多,需要老师来维持纪律, 厉害。1979年是那所乡村中学第一次 辩: "我没尿!"洪主任笑眯眯地说: 史老师他教历史, 我们缺政治老师他 教政治,我们地理老师请假了他也代 就去隔壁班上数学课。但更多的时候 地在学校里瞎转悠,到学校大白杨树 下站站,到学校池塘边晃晃,到学校 麦地、黄瓜地、辣椒地、冬瓜地、茄 子地、白菜地和萝卜地里走走, 随手 捡个垃圾什么的。打铃的王老师有事 窗户喝令我们安静,有时也用手指向 我们就不要夜里起来再去外面的厕所 的话,他也打铃,洪主任打铃比王老 师悠扬, 那铃声听起来像他的脸笑眯 眯的。当然他转得最多的地方是我们 的教室和伙房,还有宿舍。

一个人走在路上都是笑眯眯地看树看

草看学生,这让有些谢顶的他显得很

结果在下一次课上政治老师居然主动 交待,他说上次没来上课是天下雨我 在宿舍睡过头了,校长喊我来上课, 我只好说下雨就算了。秦老师是睡过 头,张老师可能是忘了,赵老师可能 是上街碰到熟人话说多了,反正我们

任,他喜欢在教室前后的玻璃窗外悄 悄地监视,看看都是谁在犯错误,谁 犯的错误最重,记下来后再威严地敲 某个人再用力一挥, 意思是要那个人 所以经常发生有人出去了又被训回来 我们刚读初中那会儿,作业很少, 换人的情况。洪主任与他们都不同, 人在被洪主任摆弄过耳朵后直说厉害, 说别看老头笑眯眯的,他那么一摸, 你和你的耳朵就受过罪了。不过,好 多人表示怀疑,我们仍然喜欢他。

后来,我们终于都知道了老头的

不然我们总是讲话,声音还很大,有 招收初中生,在全公社一共选拔了80 "知道你没尿,过来趴下。"我过去, 时还有人在教室里前后追逐嬉闹。这 人,编成两个班,除个别人外全住在 趴下,正纳闷我为什么也趴下,他的 地理,据说他还给高一的学生代物理, 种时候来巡视检查的没别人,就是校 学校里。女生怎么住的不知道,两个 毛栗子敲到了我头上,只听他笑眯眯 有一阵子他还在我们班上过语文课后 长、李仲连老师、洪老头三个。校长 班的男生住在一个两间大的房子里, 地说道: "我叫你没尿。"我的天啊, 巡视总是用力地推开教室前门,眉头 床都是学生自由结合从家里带来,两 他敲得生疼,太疼了。一圈揍完,老 我们看他啥课也不教,背着手笑眯眯 皱成一副非常头大的表情,摆着双手 人合睡一张,所有的床都贴着四面墙 头子边关门出去边笑眯眯地说:"我 让我们安静。李仲连老师是我们班主 摆开,中间刚好一空地,这样每张床 都冲着空地,我们好爬上去。冬天来 了,学校为照顾我们这些才十一二岁 的孩子就破例放个尿桶在宿舍,这样 了。最初的几晚,大家还没谁想起捣 出去。闹笑话的时候很多,因为我们 蛋,对着尿桶很规矩,一天晚自习下 不是每次都清楚他到底指的是哪个人, 课回到宿舍后, 有个家伙突然说看谁 尿得准,他站在床沿上就对着空地上 的尿桶撒尿。于是群起仿效,起码有 自习课很多,老师上课很随便,真有 老头总是笑眯眯地轻轻推开后门,笑 20个人站在床上一起撒,还有人大喊: 们一般高,我们把抬木桶的杠子放到 头,第一次没有笑眯眯地对着学生说 事给学生一句上自习就行了,有时来 眯眯地说:"又说了,我在教务处门 "比赛啦,看谁尿得准!"宿舍里于是 肩膀上根本抬不起来,第一顿饭直接 话。我们见他出来,心里就有些不忍, 不及说让学生空等一堂课也是有的。 口就听到你们在叽叽喳喳!" 然后笑眯 乱成一团。这个时候洪主任现身,尿 把值日生难为哭了,最后大家商量每 也就散了。 有一次政治课没人来我们也没当回事, 眯地在教室走一圈,看谁顺手就摆弄 阵中有人喊:"老头儿!"一阵扑扑腾 顿饭用四个人,抓着桶沿一点点往外 一下那人的头或耳朵,再走出去。有 腾,混乱中有人顺势拉灭了电灯。但 挪。四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使出吃奶的 区走,西天晚霞灿烂,学校的茄子地 没用, 洪老头过去把电灯拉亮, 笑眯 眯地从东门第一张床开始,让两个人 高中那帮熊人惹笑了,他们居然停下 都冲向空地的方向趴着,一人头上一 来看我们的笑话,看我们四个值日生 干死的叶子落下,池塘里漂满浮萍, "我叫你捣蛋。"到我这儿,我赶紧申 三"后又憋得通红。我们正难为情, 下来,蹲下身子,笑眯眯地逗他们。

看你们还捣蛋不。'

第二天早上起床, 王龙海说: "洪老头太狠了,现在还疼!"我用手 一摸,果然。

学校只有做饭的伙房,没有吃饭的食 是腻虫的汤碗让他们的人出来。洪老 堂,我们只能露天吃饭,遇到下雨天 也是露天里打完饭菜端碗回宿舍吃。 这还不是最困难的,难事是学校用一 的面把一碗咸汤喝下,并承诺责令后 个大木桶盛我们的饭食,那木桶和我 勤今后一定要把菜洗干净。他皱着眉

洪主任到了,他笑眯眯地说放下放下, 随后就手指两个笑得最厉害的高中男 生说: "你,还有你,先别吃饭,用 杠子帮他们抬过去。"说这话时他仍 笑眯眯的。第一顿饭算是过去了,但 第二顿还得四个值日生"一二三" 这么过了一个星期, 我们准备再那么 去弄饭桶时, 伙房师傅气哼哼地发话 了: "放那儿,你们嘴里的事儿洪老 头让我们包了!"从此都是伙房把那 个大木桶直接给我们放到饭点上,一 直到初二我们的个子已经能把木桶抬 离地面

我在那所中学吃了六年的露天饭, 春天风大,尘土落木桶里就吃尘土, 夏天雨多就吃雨水,冬天雪大就吃雪 花, 秋天吃的不同, 我们秋天在木桶 里吃各式各样的腻虫,早晚的咸汤和 中午的那顿菜里都漂浮着各种蚜虫的 尸体。我们渐大后,各种意识渐长, 终于忍无可忍在某个傍晚把学校伙房 我们那个时候吃饭是个大问题, 围了起来,每个人气势汹汹地端着满 头第一次以焦急的神色赶来,站在伙 房外的煤堆上安抚学生。他当着学生

就是那天,我们从伙房往前面教学 力气弄那木桶,直接把伙房的师傅和 露着败相,辣椒地里一片火红,冬瓜 个子硕大, 晒粪场臭气熏天, 杨树有 个毛栗子,敲一个头嘴里说一声:"一二三"后脸憋得通红,再"一二 路上有教师的孩子在嬉戏,洪老头停 的

东湖我几乎天天要去, 去得多 了,渐渐发现在那儿唱歌的,总是那 么一些人, 差不多都有固定地点。

唱粤剧的有两组,一组在廊亭那 儿,一组在田螺姑娘雕像那儿。他们 都有乐手,管弦丝竹,跟京剧差不 多。唱的,一般是两个,一男,一 女。一般都是老人, 偶尔也有中年, 那水平,接近专业的样子。配合,显 然是训练有素。那歌者两个, 有时男 的缺一个,就由一个嗓子粗的女的代 替。他们最缺的,是听众!那么认真 的表演,行头齐全,一个听的也没 有。来公园散步的,从他们跟前路 边,有的连头也不偏一下,真真叫做 视若无睹。唉,那天很热,一位琴师 连汗也顾不得擦,老伴在他身后摇扇 子呢! 我是外地人, 带着好奇走过 去,他们都为之精神一振。于是我又 多了一分怜悯之情,虽然听不懂粤 语,仍然驻足观看。有一次,我看看 他们放在架子上的剧本,是《斩韩 信》。这个"韩信"四十出头, "吕 后"跟他年纪相仿。我站在"韩信" 身边, 见他唱得格外认真, 对他竖起 拇指以示嘉许, 他就指一下谱子, 告 诉我唱到哪儿了。压谱子的小磁石掉 在地上,我就帮他捡起来。"吕后" 见我这个态度,唱得格外卖力,不仅 咬牙切齿,还做出斩人的手势。唱完 了,二位对老乐师们道谢,显然是极 高兴。而我,也为自己能让他们高兴

唱赞美诗的, 总是在湖心小岛上 有石桌石椅的地方,七八个人,一架 电子琴。他们见到路人就面带微笑, 预备了最殷勤的话语等你问询。每次 看到他们我就想,为什么和尚道士不

唱流行歌曲的, 到处可见。

一组有四五个人,坐在一棵大榕 树下, 照着打印的谱子唱。音箱跟收 音机差不多大,话筒比指头还小,别 在衣领上。 一对老头老太总在售货亭旁边

唱,拳头大的话筒蒙着红布,还有一 尺见方的屏幕。老头又高又瘦,老太 又矮又胖。老太唱得不算难听。老头 根本找不着调,嗓门却特别大,而且 特别自信,常叫路人忍俊不禁。听他 唱歌,不能听歌,要听气。听到他中 气足,说明他身体好,为他高兴,这 就行了。

一个老头,是独行侠,经常站在 湖边小路上,拿着话筒在那儿唱,身 边放着箱包一样大的音箱。我走近的 时候,他歪头斜肩做多情状,唱的自 然也是情歌。那一种自得其乐, 自作 多情,偏偏一把年纪,真有意思。想 当初青春年少,他那一种忧郁而又浪 荡的气质也许叫人着迷吧。

另一个老头, 也是独行侠, 总在 桥头唱。别的歌者都有话筒音箱,就 他不要。别的歌者都是对着路人唱, 一旦有人停步聆听, 他们往往眉飞色 舞,甚至手舞足蹈起来。桥头这位 呢?有时白天,有时晚上,背对道 路,面朝那一片清波,伸出双手,慷 慨激昂!唱的歌我从未听过,像是歌 唱家用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唱的那种, 但那水平实在一般。东湖的歌者,都 是没有听众的,别人是盼不来,而他 是不需要,这一点真是与众不同。

东湖的歌者,最热闹的一群在内 湖外湖界桥附近, 少则二三十人, 多 则四五十人,聚在一起唱最大众化的 歌。"一条大河波浪宽……""学习 雷锋好榜样……""亭亭白桦……"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他们有三个组织者,一个弹着水平不 高但是熟练的电子琴,一个指着挂在 树上的大字谱子,一个打着拍子表情 极为夸张。虽然没有听众,但他们人 多势众,倒也并不落寞。

东湖的歌声,真正拥有听众的, 只闻其歌, 不见其人。他们的声音是 公园广播里播放出来的,他们才是真 正的歌者。他们的歌是公园广播轻轻 放送的, 音量不大, 到近处方能听 见,不像市民的歌穿林过湖,上冲云 霄。有时我听着他们的歌着了迷,在 喇叭边上一站就是老半天。